



我的“军装情缘”

□梅九宏

四十多年前,我上小学,那个年代,凡是家里有应征入伍的,门口都要张贴鲜艳的“光荣人家”铭牌,非常醒目,在左邻右舍面前也很有面子。

当地政府会为新兵戴大红花,并在其家门口敲锣打鼓庆贺,如果在部队表现好或者被记功嘉奖,部队还会向家里寄喜报。逢年过节,居委会也常常去慰问军人亲属,真是“一人当兵,全家光荣”啊!当时社会上曾经流行一个顺口溜:五十年代嫁工人,六十年代嫁贫农,七八十年代嫁军人,由此可见,七八十年代军人这个职业让人艳羡。

潜移默化之下,我也一直崇拜军人,从小就萌生了参军从戎的愿望。小学时,学校邀请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来作报告,他们浴血奋战、保家卫国的英雄事迹深深感染了我。那天,我有幸被选中,上台为“最可爱的人”系上红领巾,仰望着红领巾映照下的绿色军服,分外夺目、耀眼,我真希望自己快快长大,早日成为一名光荣的军人。然而事与愿违,我因早年成为了“小眼镜”,无法圆上自己的从军梦。

但那一抹军绿色,却始终在我心中挥

之不去。邻家偶尔回来探亲的战士,那一身神采飞扬的军服,让我顿生敬仰。我虽无法投身军营,但对军服却情有独钟,渴望自己有一天也能穿上这绿色军装,哪怕只是过一下“军人瘾”。

哥哥比我大五岁,我上初中时,他已经在企业上班。一次回家,他像变戏法儿似的,帮我搞来一件军装上衣。那件军装有两只上衣口袋,哥哥说这是六五式军装,是士兵服。我喜出望外、如获至宝,第二天就迫不及待地穿上它去学校。出门前,我对着镜子端详,理理领口、扯扯袖口、拉拉衣角,不断转身,正面背面侧面反复看,生怕弄皱哪一个角落。下课与同学奔跑打闹时,我也是小心翼翼,担心弄脏我的宝贝衣服。这件军装虽然没有红色领章点缀,但在我心中一样神气、威风。但凡有镜子的地方,哪怕是学校教室的玻璃窗户,我都要停留注目,挺直腰板,认认真真瞅上一眼,自豪地欣赏自己这英武的模样。后来,我还辗转得知,班上有个漂亮的女同学私下表扬我穿军装挺好看,我一听就更带劲儿了,几乎天天衣不离身。连衣服脏了,也都是利用周末时间,催促

爸妈抓紧洗晒,万万不能影响第二天上学的“装备”呀!

后来,哥哥又找来一件四只口袋的军装,说是军官服。就我而言,军官服和士兵服我倒是不太在意,只要是军装,我都爱不释手,不过多了两只口袋,可以随身携带更多的小物件,当然对新军装的喜爱更甚。此后几年,我的主打服装就是军服,它陪我度过了紧张而充实的中学时光,军人的顽强意志和坚毅品格,也一直激励着我发奋学习,直到顺利考入心仪的大学。

未料,四十年后,那位女同学还记得我当年天天穿着军装上学的劲头,时不时取笑我几句,难得她记忆如此深刻。唉,这可是我当时最值钱的衣服呀!那时,只有春节前夕,父母才舍得带着我们去街上扯一块布料,委托小裁缝加工成过年的新衣,而且考虑承上启下,衣服尺寸相对比较大,能连续穿好几年,有时还能淘汰给弟弟妹妹们再穿若干年,哪里有什么正儿八经的衣服,能穿上军装已经足够奢侈了,那时还不知吸引了多少羡慕嫉妒恨的眼神儿呢!

我踏进大学时,改革开放已近十年。

经济快速发展,生活水平明显提高,人们的追求也趋于多元化。大街上放眼望去,人们的衣着不再是单一的色调和雷同的款式。同时,大学所在城市要比小县城繁华多了,校园里好像军装并不常见,我也只能忍痛割爱,常年将其压箱底儿。不过,印象里我还是买了一件厚厚的军大衣,冬日晚自修时裹着御寒,夜里睡觉时,还可以盖在被子上保暖。这件军大衣就像一个我难以实现又无法割舍的梦想,默默陪伴着我的异乡求学之路。如今看看,现在的小孩可真是幸福,各种衣服层出不穷,四季分明,轮流登场,而且无论上学,还是体育运动,或者出去游玩,各类穿戴、各款服装各不相同。

前一阵,看电影《芳华》,剧中男主角的六五式军装让我眼前一亮,不由自主又想起我中学时代的军装生涯。一晃四十年过去了,那抹军绿色总是不经意间浮现在我眼前,它串起了那首青春之歌。

江海采风



情感驿站

醉食秋蟹

□季宇

“天气凉了,树叶黄了,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……”耳畔响起了孩子们琅琅书声。至于校边雨丝中的小道上,凉风骤然而至,伴着淡淡的桂花香,我确信暮秋如约而来。

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出生在秋天的缘故,秋在我眼中格外美好。晴好的天气日复一日,天空清澈而高远,道路两旁的栾树,闪耀着粉色的光。秋天的斑斓多彩,不仅是花草树木,还有美馔佳肴。

秋天是从半青半黄的橘子开始的,是从红绿相间的枣儿开始的,是从又粉又甜的红菱开始的,接下来便是红彤彤的冰糖葫芦,是让人无法抗拒的烤红薯,是软糯香甜的糖炒板栗,最后是蒸得金黄的大闸蟹……

我最爱吃的是醉蟹,第一次吃醉蟹是在无锡南长街。那是一条既古老又时尚的街道。初秋的南长街,到处充满着浪漫的气息,迎着清凉的微风,月光、灯光倒映在古运河上,似点点火星点燃了微波粼粼的河面,河水因此增加了暖色。

前面的男孩赶紧为身边的姑娘裹紧了外套,把她搭在脖颈的丝巾绕了两圈,系了一个粗糙的蝴蝶结。她放下手中的糖葫芦,整理了一下丝巾,抚平了被秋风吹起的刘海,抬眼看着,无需言语,只甜甜地笑了,连眼睛都笑了。服务员轻轻拉开桌子下面柜子的玻璃门,拿出一只精美的白色碟子,右手轻轻掀开装满醉蟹的坛子盖,盖子和坛子摩挲的“沙沙”声,他熟练地夹起来一只蟹,只听“嗒”一声,螃蟹便稳当地落到了碟子中。

蟹金黄金黄的,在白色的碟子中更显得灿烂。无锡醉蟹别有风情,浙江醉蟹是用白酒生腌的,而无锡醉蟹有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花雕醉蟹”,单这几个字放在一起,便是秋画中的一幅小品了。后来才知道,其实“花雕”就是一种黄酒,匠人们在酒坛外绘上山水、花卉、神仙人物,动人传说等美丽的图案,谓之雕花,因此,便有了“花雕酒”。无锡人若是不懂浪漫,叫它“黄酒熟醉蟹”,恐怕品尝的食客要减少一半还不少。

醉蟹给我味蕾最大的惊喜是“甜”,吃甜的螃蟹还是第一次呢。不过,无锡人连吃面条都要加白糖,把蟹做成甜的也是自然的,接着才是花雕的香气,花雕酒带酸味儿,再仔细品,竟还有一丝苦涩,“酸”和“涩”还没来得及在口中弥散开,便消失不见了。“酸涩”不再是令人讨厌的味道,我闭上眼睛,极力找寻,却再也等不到这神秘的口感,随之而来的是浓浓的陈皮香气和螃蟹自带的清甜。

三只螃蟹下肚,我也“醉”了。不知沉醉还是酒醉,也不知这食物该叫醉蟹还是醉人。嗣后,每年入秋,我都会做一些醉蟹醉虾,买来漂亮的白坛子,在坛子上画些许菊花……



温馨一刻 许聪摄

祖母的天气预报

□田耀东

小时候上学去,习惯了问祖母,今天带雨伞吗?

祖母总在忙,纺纱、补衣裳、补裤子、纳鞋底,拣菜、斩猪草、喂羊、喂鸡。

祖母总是坚定或不很坚定地说,要带的!或者说,把围腰卷在书包里防雨。

祖母是山里人,小脚,三寸金莲,不会织布,但会裁缝。家里唯一的一把布伞总是让我给撑,余下的姐妹,都是披挂祖母用手工拼接的围腰。

书包都是祖母缝的。我的书包是一只布袋,布袋正中是五角星,布袋上缝一根半寸宽的布带子,背在身上很像书包。姐妹们就是一只花布袋,两根短带提在手里。好在课本就是语文、数学,练习簿只有两三本,还有就是铅笔、橡皮、削笔刀,放进一条围腰,仍然瘪瘪的。

小学离家近,就那么几十步,天上一下着麻蚊子一样的细雨,围腰披在头上,还未沾湿就到家了,祖母的天气预报总是很准的。不很确定的时候,卷条围腰放我书包里,比带雨伞方便多了。

雨伞是竹子的伞骨,竹子的伞柄,伞面是白布白刷上加了黄粉的桐油。新时黄灿油亮、一股桐油味,伞骨很紧很笨,撑开要用很大的力道。撑时把伞头顶在地上,双手抓住伞柄,把身体压上去,伞就很容易打开。一把布伞四五十斤重,擎在手里像擎着一座亭子。布伞用旧了,伞面发黑,伞骨脱落,断了一两根,撑时搭拉在肩膀上。搭拉处的水柱像瀑布,泻在肩膀上,泻在裤脚里。

祖母修伞骨要戴眼镜,眼镜的脚子断了一根,用鞋底线吊在耳朵上,修一次伞骨,要扶眼镜几次。先用细铁丝从伞骨眼子里穿过,把脱落的伞骨用针线扎牢,用牙齿咬断线头。伞布厚,很顶针,祖母每缝一针,就把针尖放头皮上磨磨,据说针尖就滑索锋利。我疑心顶着像茅草头发的祖母,头皮上并没有什么油水,但她还是擦,不停地擦,修伞骨是这样,扎鞋底也是这样。祖母饭都不舍得让自己吃饱,头皮哪有什么油

呢?祖母这样修修补补,家里十多个大人,一把雨伞,可以用上七八年。用到最后,上学路上一阵风,伞布飞到河里,伞骨脱落成竹条子,扛在肩膀上,不舍得扔掉,放到灶膛里烧火。

祖母年轻时种着十多亩地,车水、插秧、挑担、犁地,抵上一个大男人,并不婆婆妈妈的。做了祖母后,才鸡毛蒜皮,发布天气预报,嘴巴又不停地嘈杂。

那次她让我带伞,我就带了。伞竖在教室的门旁边,放学时肚子饿了,太阳又挂在天上,到家捧着麦粥呼噜呼噜地喝,谁还记得什么雨伞呢?

伞呢?祖母严厉地质问我,小魂灵又落脱了。声音像雷响,眼睛爆出来。

我自然总是皱着脑袋,不声不响,继续香甜地喝粥。因为我知道,祖母只是喉咙响,做出恶样子,绝对不舍得碰我一根手指头。

那时,吃的总是菜,一锅菜叶汤,抓两把玉米糁撒下去,用两尺长的竹筷搅匀,玉米糁撒不匀,有些小疙瘩,祖母就把小疙瘩盛到我碗里。难得煮顿干饭,我们饱吃一顿,祖母盛上一小团,倒上凉开水,一样地管饱。说,我不长身体,不动脑筋念书,吃得多么饱,有什么用呢?

祖母虽然是小脚,还是颠到了学校里,布伞在门边竖得好好的,她拿着伞颠到家里,用伞柄敲着我的头,笑嘻嘻地骂,你颠上这个葫芦瓢,难不成里面装的都是豆腐渣?

祖母的天气预报准的多,不准的少,这要由她的身体来决定。腰酸背痛厉害了,用两手捧着腰站不起来了,磨镰刀的大青石出汗了,蜻蜓飞到屋里来了,蛤蟆吵得疯起来了,螃蟹从床底钻出来乱窜了,燕子飞得贴在水面上了,祖母就一定要叫我带伞了,不带就要用小竹头敲我的头。如果只是她自己腰酸背痛,又不是痛得很厉害,就在我书包里塞一条围腰,而那大抵都派不上什么用场,反正也不得什么事,游玩照常疯玩,念书照常念书:国旗、国徽、天安门,工人、农民、解放军……放学背着布袋,一样地回家。

祖母的腰酸背痛从来没有去医院治疗过。有什么可治的呢?全是瞎浪费钱。她说自己就是医生,还要收我做徒弟,课本就是她和我的身体。

痛得厉害了就刮痧。一枚铜钱,一枚清水——她替我刮痧用菜油,菜油滑,痛起来就不像剥皮。她自己刮,就用铜钱蘸清水,痛一点有什么要紧?反正浑身都是痛。半匙油,可煮一锅菜。

她刮痧不要我母亲刮,不要我徒弟刮,都是我这个徒弟刮。她说我刮的痧不痛,一条一条红印子,排列整齐,又红又紫,太漂亮了。

都说祖母爱头孙子,母亲溺爱“奶末头”,母亲对孩子们一视同仁,祖母就坚决不。

替祖母刮痧要很小心。祖母瘦,皮贴着骨头,铜钱刨在骨头上,背脊和胸骨都在抖,用力不能轻也不敢重,一不小心刮在五脏六腑上。祖母却像很享受,不停地刮,刮重点,刮重点,一点儿也不痛。她的额角头,身底下,全都沁出了汗。我这个医生,汗也不比她出得少。

刮好了,背上胸上,像黄昏西天的红条云,自然也就慢慢好了。

大不了,喝几次十滴水,吃几颗止痛片。祖母喝十滴水像喝酒,吧嗒吧嗒地咂嘴,有滋有味。

祖母替我刮痧,刮得我皮肉呼呼地响,刮得我痛声像杀猪。逼我喝十滴水,她用手指头捏着我鼻头灌,不达目的,决不罢休。

祖母走的那年,她的天气预报就不准了,上午还在纺纱,并没有预报刮风下雨的,下午大风大雨,祖母就跟着大风大雨走了。

祖母走后,关于天气预报的那些事情,我只能听广播、看电视、搜索手机了。

雨季又到了,看着天上的雨条,我久久地、深深地想那爱我的祖母。



寻常巷陌

初见锦江饭店

□尹画

九十多岁的兰心大戏院经过修缮重新开张后,家乡朋友发了则朋友圈:“可以去上海打新卡了,锦江饭店住一晚,再去兰心看场戏。”我赞许地评论道:“很有老上海腔调。”

锦江饭店与兰心大戏院毗邻而居,皆位于上海市茂名南路。我曾去过修缮前的旧兰心,但一直没去过锦江饭店。秋日的某天,看到点评网上评价锦江饭店的葱花饼干是一绝,于是下单订了一盒,终于有机会走进了锦江饭店。

去之前,儿子问我:“锦江饭店是什么饭店?”唉,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孩子如今都不知道这些老地标场所了,便赶紧给他补课:“锦江饭店在旧上海滩可是鼎鼎有名。看过星爷的《食神》吗?至尊名厨大赛时有一道菜就是锦江饭店刘三师傅烧的锦绣多味鱼。”

步入锦江饭店,视野就被一片葱茏的草坪吸引了。与如今星级宾馆直抵大堂不同,锦江饭店是一家花园式饭店,占地面积约达三万多平方米。宽阔的草坪上修建了一个喷水池,几幢宾馆楼分处四周,掩映在翠欲滴的绿树后面,景观与建筑互为辉映,显示出酒店的恢宏气派与岁月沉淀的年代感。走进锦江饭店的主楼锦北楼,厚实的台阶,中庭大厅透明的天花板,金碧辉煌的吊灯,挂着古典楼层指针的老式电梯,还维持着早期原始的模样,处处彰显出旧派的精致庄重,让我感觉自己仿佛走在七十年前的光阴里。去咖啡厅取了葱花饼干,惊讶一盒不过三十八元的饼干,却精美地装在一只橙色纸盒里,附赠一只带金色铃绳的橙色纸袋,包装得像是一件奢侈品,拎在手里格外有格调,不负老宾馆之赫赫大名。

锦江饭店之所以在旧上海滩闻名遐迩,同其颇具传奇色彩的创始人董竹君女士不无关系。董竹君出生于1900年,祖籍通州直隶州东灶港镇闸桥村(今属南通市海门区包场镇),其父董同庆26岁时赴上海谋生,以拉黄包车为生,由于生活所困,无奈之下在她12岁那年将其押给青楼做三年“清倌人”,卖艺不卖身,沦为青楼卖唱女,后有幸结识革命党人,以心相许,才得以跳出火坑。可惜,最终婚姻还是没能善始善终,因不堪夫权肆虐,董竹君与丈夫离婚后,独自带着女儿在上海打拼天下,一手创办出上海第一家国宾馆锦江饭店。可以说,锦江饭店不啻为一部独立女性的励志大片。

如今的星级宾馆底楼,常会进驻一些奢侈品专卖店,方便住客购买,锦江饭店也不例外,它在茂名南路临街开了些高档铺子,不过售卖的不是国外奢侈品牌,而是主营中西式洋服,更符合老牌宾馆的古典定位。橱窗里陈列着华丽精美的旗袍,面料和做工一看就是上乘。一位颈上挂着软尺戴着眼镜的裁缝师傅正在为一件旗袍锁眼,像是在我国电影中看到的景象。遥想旧日上海滩名媛穿着华美如斯的旗袍出席沙龙聚会,那一定是道绚烂多姿而旖旎摇曳的靓丽风景线。

走过风雨几十年,锦江饭店之深厚底蕴并非一天半天时间能够读完,我只能近着它的气息浮光掠影感受一番,如此便已心满意足。从锦江饭店回来后,我请儿子品尝锦江的葱花饼干,一向挑食的他居然给出好评,这让我感到开心且有面子:“我说的吧,锦江饭店的大厨是一流的。”

守店人的梦想

□天凌

一大早,我去驿站拿快递时,见文具店的老板娘正在店门口跳操。她把手机架在自家电动自行车的后座上,背对大街,面向自家店铺的橱窗,在明快的律动音乐中快节奏地跳操。她身穿玫瑰红薄衫和高腰牛仔裤,超过一米七的修长身材在早晨明亮的空气中尽显风姿。

一曲结束,她关上手机,回过头,终于发现徘徊在店门口的我,她心领神会地微笑:“早啊,是来拿快递的吧!”

我跟着她走入文具店小小的店堂,一直走到货架尽头,那里,硬挤出来的七八个平方,四壁都放满了货架,每个货架上整整齐齐地贴着标签,快递包裹一直堆到房顶。文具店老板娘也兼着驿站的工作,我报出手机上的收件编号,她迅速找出快递,放在签收台上扫描,只听得“滴”的一声,显示出入库完毕。

都是熟人了,见面也会闲聊两句。老板娘的脸上还留着轻快运动带来的红晕,鼻尖密布细汗。我便问她:“这套健身操练了许久了吧?”老板娘笑回:“姐,被你一眼看破。自从生了二宝,既要管老二的辅食又要管老大的功课,加上文具店的生意这几年大不如从前,我们又挤出地方来开了驿站,一天忙到黑,都抽不出空来去健身房,就想了这么个法子,利用店里没客人的碎片时间,跟着视频练习。后来发现,这办法挺好,经常得空跳一跳,心情也好了,气血也活络了,窝在这小店里也不觉得憋屈了。”

安徽老板娘在此地开店已超过十年,刚来时她还是一个新婚的二十二岁的小媳妇,想着未来自家的孩子上了小学方便照顾,便在小学校的斜对门开了这家文具店。

但如今随着房租的上涨,利润也在下降,左邻右舍经常换老板,关了小超市,原地开起零食量贩店;关了桃酥糕点铺,原址开起汤包店;关了烧饼店,开起独立咖啡店;关了烤鸭店,开起了婚纱摄影工作室,只有老板娘的文具店,十多年如一日地开了下来。